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二

書

憨山德清閱



復王宇望叔姪

書經之事本老漢私恩豈可累弟子古有僧或荷母而行旁人憐其勞頓欲代荷之其僧拜而辭曰吾母寧敢勞君由是言之弟子圖治經壇設遲速亦奚罪且接歲薦饑人力疲極雖素稱阿堵翁者爲之艱難而况王生家向清寒首出延陵者哉日附仲淳此簡情真而言朴亦老漢見汝叔姪於北園請書經之心



情真色悚誠可裂石所以久淹留都未他游者恐負  
叔姪初心也或者解傳溢言聽復不察比來此流觸  
處洋洋汨人耳目使聞見倒置爭鬪橫起情少弗合  
視如胡越情少苟合胡越同心是皆我刺堅固佛手  
難拔矣可笑老漢不識時務將一片熱心出乎委曲  
強欲拔之刺不能拔反受刺刺此非人過過在老漢  
修行無力天猶不佑也自今而後惟圖自治弗敢照  
人若起照人之念卽我失照失照不照謂之卽昧昧  
而不反更復尤人罪莫大焉賢叔姪并痛感吾言日  
用之中精進學喫欺覺得喫欺有歡喜處便是學佛

靈効若書經日期俟晤再定

與王宇泰

所受三戒命根金湯凡百行止切切護念如或放逸  
其畏非言可喻想此箇光景日用宇泰不忘也且凡  
夫情習濃厚卒難卽除當如螻蟻過須彌力雖微弱  
必期逾頂而後已須彌之高螻蟻之微以常情觀之  
過也必難矣據其初志則螻蟻與我何別惟吾宇泰  
常以螻蟻爲師志必須逾頂可也然衆生情習積劫  
熏久高厚煩惱之山又過于須彌遠矣

與王後石



驀地相逢雅同舊識非頂門具眼病犯烟霞者寧有此哉顯親別後抱寂芙蓉高誼如雲攸攸在望不遑過我豈暑妬青山耶聞上人來金壇一詢起居知令孫女已遊九原矣云先生追傷成疾世外野人亦覺愴如雖然死生者造物之遽廬也死者旣歸嬉笑家山先生皇皇未已何啻求馬於唐肆哉且有先生而有令郎有令郎而有令孫女先生能善返之則令孫女猶在在而求之所謂頭上尋頭也聞上人風便謹奉解憂散一劑敢乞服之

荅王方麓公

睡眼乍開日高三丈餘睡未盡拭眼讓手偁旨趣清遠滌除睡魔何啻天外長風杯中春茗也但一微涉動起滅萬端喜怒戰酣苟不以一微之前者督之則血流漂杵長劫無已耳故所論誠盡善矣然道待器言靜待動言是皆一微待中境界苟不以一微之前者吸之不過能觀者一微萬起萬滅者特一微待也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此古人萬古不欺之言也本卽一微之前者此尚不可以有無求况可以起滅觀之哉又心不知心如已眼不見已眼作麼生知旣不可知則古人又道知心體始合貧道辱方老過獎



屢矣無以報德敢以論次直心請餘則披晤再請教  
不盡

與王方麓公

夫有身必有心有心必有知故搯胸則胸知搯背則  
背知搯首則首知搯足則足知如離身一紙搯則不  
知矣今此身從頂至足特不過五尺耳此知卽五尺  
則有知離五尺則無知又瓜髮鬚眉皆五尺之分皆  
搯而不知由是而觀則此知但能周五尺此知果是  
我心我心何小哉此知非我心則離此知別無有心  
且自古及今建大勲勞慮周萬物果周五尺之知之

能耶或離此知別有所能者耶嗚呼此知甚微孰肯  
審而究之如究之得其所以然則中庸之未發大學  
之在明明德一以心言一以性言此聖賢之深慈也  
若未發可以五尺拘已發亦可以五尺拘未發非已  
發可知何以故已發之知但周五尺豈周五尺者能  
知未發哉貧道與方老或披晤或促膝談笑之間若  
皆處乎無我人之鄉苟非兩下超情安有此等光景  
今方老年高貧道鬢毛亦頽白矣恐此一別不知再  
晤何期所以深坐而不忍卽去茲以周五尺之知請  
教方老願方老不負貧道狗馬之心儻一檢之或有



小補未可知焉

與陸五臺公病中

昨日見門下頽然抱疾而卧及客至復能強起支應噫門下今日之事可謂急矣安有閒精神周給人情哉直當痛念無常視自身爲罪藪知自心爲惡源苟罪藪未空惡源未竭外則形骸爲桎梏內則識火焦靈根一刻萬劫且念佛持呪并叅機緣旣言皆不得力則臨行一着有何憑據貧道雖不敏實爲門下大痛豈門下思此寧弗自痛如果不痛或再來菩薩則非鄙人可思議矣若非菩薩安得不謂之癡憨乎昔

龐蘊初見石頭便能頓融前境前境旣融則何物爲吾敵敵旣不立則能有之根曷可獨存根旣不存則身尚不有誰爲桎梏蘊次見馬祖則命根俱斷聖情冰釋况凡情耶凡情旣洗識火潜消則靈根密固誰爲焦爍若然者則罪藪未始非功德之林惡源未始非菩提之路惟善用其心者逆順皆爲解脫之門貧道誠不作諂語願門下照其迫切之心深自痛焉

復敬郎

夫樹高必招風名高必招忌非但人間世如此卽出世法中亦所不免者故明教嵩大慧杲皆見道明白



問學淵博行不負解出言成章心光耿潔近則可以  
照一時遠則可以光萬古然明教大慧俱不免貶辱  
况其他乎本朝隆慶間如徧融法界二師操履光耿  
亦不下古人而皆遭細人之讒至於抵獄旣而讒口  
卷舌心事頓明初雖受誣於一時終大取信於天下  
無擇智愚聞二師之風者莫不引領願見如肉佛然  
比勞盛亦遭誣陷吾曹有不知大體者亦隨脚跟乘  
風鼓謗流言充斥扇惑清聽殊不知松栢不歷風霜  
黃金不經鑪冶道人不涉逆境孰辨真偽嗟哉髡奴  
徒捐髮鬚不諳大體滅華倡胡浮雲散盡明月還孤

光徹寰宇汝面泥塗辱書荅此可諦躊躇情申理白  
邪正皎如古人有語誣人自誣事未定而先見情難  
辨而理區千載晨昏何疑之有

謝于見素公惠塵尾

結夏曲阿影棲于圃食殘蕭散稍復經行匪涉神奇  
咸投妙會清池白月洞剖禪心沃野嘉禾滋培佛種  
卷風塵於觀力廓泉石於情根魚躍波鳴蟬啼樹響  
卽喧領寂寞妙關麤併有無而通幽齊遐邇以開務  
辰丁賤誕天賜清涼法侶雲臻時逢雨足旣除煩者  
坐榻生寒主人儼臨高賓翔集惠我塵尾舉揚真風



豈惟動識雷驚應使無情夢破顧慚薄劣敢弗銘懷  
寄趙定宇  
石頭一別南北殊踪心境依然初非損昔想吉人多  
福動履勝常胸中之天身外之累信莫能翳問音久  
寂積抱常懸

與丁勺原

滁陽一別嗣後絕音時復逆思宛然一夢黑頭俄白  
悲境奪歡日勝日輸苟不以自重爲主則眩我者多  
矣奇男子家如知名重而不知身重知身重而不知  
心重知心重而不知性重是不知類也貧道雖不敏

每愛足下倜儻殊衆骨氣清深動止嚴謹惜乎於此  
道不甚留意比因來慈道者過江西勒此聊叙疏濶  
來慈於此道操詣清深行履光耿極可與語者南臯  
近有書見招但貧道病瘡未愈不遑赴耳湯若士尊  
公近清勝否聞佳郎秀爽特羣圓通大士一幅附贈  
倘令郎夙昔曾親承大士未可知也春深時序清和  
教子著書是天下極樂事且得重而遺輕蒼蒼或厚  
待足下足下當歡喜承接不宣外附法華合論一部  
此書能啓迪本光譬如長風驅雲天月自顯塵心濃  
者亦不易讀



答請主法事

比遣果清問訊足下而足下所答書意況不甚清朗  
想二郎之母病重擾之耶大都死生榮辱皆命所定  
夫命業也業不離心故外心與業而論病本者非也  
古人有言曰三界塵勞如海濶無古無今鬧聒聒都  
向自己心念生一念不生卽解脫此語極真但衆生  
不知自心是何物在何處所以治心無效耳治心旣  
無效卽古人言上生疑疑生則不信於古人分上且  
疑而不信况今人哉又百千中誰有治心之志男子  
尚甘昏昏而待盡况女人輩乎承大令郎見招爲母  
作佛事佛事作而無效奚若不作雖然效不效誠不  
在佛顧其作者發心淺深如何耳如病苦有十分非  
二十分深心作此斷無有效果以深心作之病苦不  
消無有是處若令郎發心果如道人意敢弗赴之道  
人如孤雲野鶴去來凡百現成但慮作之無效反退  
病者與賢子心耳

答竺生

得書讀之亦甚憮然言實出於赤懷而鬱憤之氣卒  
不能自勝此所謂志雖有而理不察故也如能察理  
則得喪榮辱皆我自致雖天地之大造物之神亦不



能陶鑄我自致之情此情必須自鑄且道自鑄之方  
從何鑄起凡向日所不能克者痛當克去所不能全  
者痛當全去然不耐心而究理則心昏而神濁情豈  
易鑄哉思之

答于中甫

十二月初四與勤持手書至資福購燈讀之凄然痛  
人都下風習險詖誠如所言於世間法則公道誰亮  
於出世間法則得少爲足且頭緒不甚清楚道人見  
此光景亦不喜淹留第以旣爲佛子當報佛恩如報  
佛之志方自見定而於禍福死生又生心計較則定

志何在所以風波迭經總視覺後之夢行住任緣初  
不預料也但念汝連年境風浩然於不堪忍處強力  
支持一切拂逆譏謗翻成受益之地餘喘幸存此又  
令道人凄然中生歡喜耳法朗尊公臨逝光景斷非  
此生習氣乃前生夙習也果如是則道人與汝等亦  
有助不淺卓頭陀胸次灑然未必無根根在見地不  
虛不審法朗見卓受益何如渠舍宅爲寺言不可輕  
發蓋風不可輕起以風無形而能鼓物故也言如風  
可聽而不可見所以與風同勢聞之必遠遠則難挽  
如不言而事成活機在我言則死已



二  
天厚其人衆患燬之天薄其人衆幸誘之汝連年親涉衆患天實厚汝而燬之儻不能歡喜領受便是薄福種子也直以忍辱爲海割舍爲刀斬我相根株汪洋包納則將來受用未易量矣

三  
德卿不意至此殊令人哽噎幸汝周旋其兒子輩此又老人合爪痛感麟郎者也骨藏何所知忍能念之否幸致老人意光公急究相宗勿癡度時陰比見學佛緇白骨節不甚硬稍觸逆境卽如野狐變人作怪

一聞犬聲故體頓復犬始知其是狐敢恣口咬之儻人形尚存犬決不咬惟卓吾非狐變之人也故不煩犬咬遂爾自刎然卓吾非不知道但不能用道耳知卽照用卽行老朽更不如卓吾在

四

凡讀汝來書則句意自然可悲可喜以下字不癡故能令人搖中若汝觸不可意事如裁書下字法則不可意事之機卽天機之資也儻知而未能却順逆之境風得無增吾憂乎奇男子須割愛愛不割則墮軟暖魔網矣



與李次公

世間人自有法度出世間人亦自有法度世間人禮義不可苟出世間人照用不可昧禮義但人界照用統九道如忽九道而從人界不免觸不可意自然以平時所見治之終不得力蓋平時所見者不是自家固有但從本子上拾來耳孔聽來非是寒泉湧地明珠萬斛倒噴潑日之勢安能却迷事無明乎故曰境大般若大如般若威神頓損殊爲笑具

與元鑑

少年爲客以技博供供養父母是須筆筆寫着古人真處自然卽技入道儻謂技道有別此所謂把髻投衙者也思之

答馮開之

數千里外忽辱手書展讀再四如面玉容何樂如之且云般若緣深天去其疾豈胸中無秋江者而能道哉咄青山白雲一切不放過時光此又貧道萬萬所延頸也

與方幼輿

邇來祖風凋弊法道荒涼無分黑白凡在此門孰不以爲生死爲言及問死生所以十箇到有五雙罔措



此皆最初發心不真實見地不透徹所以一逢逼拶自然手脚忙亂且道真實心如何發善財初見文殊卽獲根本智然後徧叅知識雖則門頭次第不同要且換他鼻孔不得何以故有本者如是耳今時人雖說發心學佛大都如瞎公鷄相似他也不知天明不明但聽得他鷄鳴亦隨胡叫一上撞着個孟嘗門下會假鷄鳴的賊冷地叫一聲亦卽隨他鳴去學佛的人見地不透徹見人嘴皮動他心上閑知閑解卽搬出許多來殊不知總是意根上的影子此點影子熟睡的人熟睡去了或被跌的人跌悶去了或臨卒然

利害關頭意識照管不到處都總用不着這三箇境界較之臨命終時孰險孰夷想其輕重好惡勿與必定辨得出旣辨得出必知活時此點影子尚支吾不來臨命終時豈有交涉又有一等人以及聞聞自性做工夫是必不聞聲塵將聞聲塵的機來反照自性積習日久或見個空清境界便謂真得我且問他聲塵畢竟是性內的性外的若在性內則聲塵亦性何必去聲塵而反聞則謂之聞自性若在性外性非有外謂性外有聲塵決無是處又有一等於耳根門頭靈靈應物的謂之真性殊不知此是由塵發知應境



影子前境遷謝此亦隨沒以此當本來面目此所謂  
喚奴作郎皆非佛旨若要真實會得耳根圓通的消  
息我拈個榜樣你看古德問僧隔壁聞釵釧聲卽爲  
破戒且道作麼生持其僧云好個人路切與會得這  
僧入路處麼若會得方見善財見文殊的境界方可  
叅天下善知識若會不得也須猛着精彩向這僧入  
路處討個分曉無常迅速時不待人珍重

與塗毒居士

我今止有報佛恩一事拚却身命一切利害毀譽非  
我所知我逆逆順順淺淺深深非汝輩所知

二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善知識  
提攜如援髮髻子相似須是自家盡命掙着不然是  
自要沉沒千佛出世也難採取

寄沈德輿

達觀自匡廬下江南二三年往來吳越間初心竊謂  
宗門寥落法道陵遲假我門庭熾然以魔習爲傳以  
訛繼訛真僞不辨天下遂謂宗門光景不過如此而  
不求真悟至于少林奉朝廷欽依以傳宗爲名而崇  
尚曹洞臨濟瀉仰法眼雲門五家綱宗亦不辨端倪



不知設此胡爲則宗風掃地可知矣巖頭處云但識取綱宗本無實法若然者則綱宗乃宗門之命脉而有志于斯道者豈可忽諸達觀以此未嘗不痛心疾首撫膺流涕然知我此懷者幾人哉所以下匡廬持僧寶傳林間錄智證傳三書雖亡者糟粕而五家典刑綱宗係焉以故急爲梓行意在廣傳今天下豈無豪傑挺生遇此書頓斷命根洞豁綱宗荷擔法道不顧危亡必有以宗風中興爲志者出焉則我寂音尊者千古之下若旦暮遇之也達觀于居士中時時舉揚而薦此者希惟汝雖不能始終徹然然亦知好惡

承順觸犯奈汝勝習微弱善根雖有實不能如好堅木出地頃刻千尺垂陰如蓋作衆生疲熱避涼處此皆是往因願力輕鮮感報不宏故也自今切不可埋沒此生直于逆順關頭利害之際如風過樹如雲行空卽常光時時現前如投夜明珠於金盤之中宛轉橫斜莫測方向特不出盤耳從上祖師以綱宗爲盤以見地受用爲珠有珠無盤則非人天眼目有盤無珠則自沉情海虛張綱宗擬欲度人則龍天不祐佛祖所厭福日消而罪日長慧雲散而情風熾一旦業報盡來請隨無常殺鬼受指揮去那時始悔心地未



徹妄拈綱宗之所致也悔之何及此等忌諱諒汝必  
知今書此遺汝雖達觀隔遠展之示有志於宗乘者  
則達觀未嘗不在也比日舟過吳江汝曾索開示當  
謹受持不可錯舉若要相應我語不許夜行投明須  
到於此不能透徹吾此葛籐何異說夢

與平廓

莊周有言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夫人不以  
此而稱相知者妄也不佞與座下周旋甚久受座下  
益甚深今座下行思無以報敢割肝膽吐一言願座  
下采聽座下素研精教乘而宗乘亦未始不留心不  
無領會處然命根情窟未能翻空截斷者其過安在  
古人云一則不透則干則不透干則不透則一則不  
透座下得無坐此乎哉惟座下於五燈中留神一上  
或有一機半緣與座下相仇讐卒不能消釋者決不  
可放過挨排久之而一朝爆然拶破則向所謂仇讐  
者翻爲骨肉矣

答汪仲淹

辱惠書讀至比來業重災生處達觀亦不覺爲仲淹  
愴然久之遂亦爲仲淹喜大抵人苦不能自反旣不  
能自反不但達觀救不得直教諸佛亦無下手處仲



淹獨能自反則苦根將拔矣惟仲淹一反永覺於愛  
憎關頭死生境上挺然獨立拚命捱將去了不失脚  
正當苦時卽推苦根爲自心生耶爲從業生耶爲心  
業共生耶爲離心業生耶若從心生非業則心本無  
病若從業生非心則業本無主若心業共生初於自  
他兩者推之旣無生處又將何物而共生耶若離心  
業而無端生更無謂矣仲淹果能觸境諦察深推於  
四生中何生中生是苦根一旦推功極處苦根披露  
到此地位仲淹方體得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閒法八  
苦熬煎也不妨仲淹若不能擔當做得去則所問若

宗若教何日暮途遠尚有閒工夫及此耶雖然達觀  
一則古人葛籐聊爲仲淹病苦中作個消閒的方子  
一日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  
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  
和尚看他如何山云則不見有病達觀將此問仲淹  
病時亦有人看仲淹否仲淹亦能看渠否於此句中  
若仲淹罔措不薦則病熟命光遷謝之時敢保至愛  
的代你不得在江山脩阻雲月長新南羽康虞信來  
復此以爲山中音耗耳

○與陸太宰



大法丁艱殘燈幾滅僅憑墻塹保障緇林是以安禪  
無狼虎之驚集講有龍象之慶然則百尺竿頭非進  
步之階千峯頂上豈窮年之地檀越位高爵厚任重  
心勞雖則 帝渥靡涯懸恐精神有限事繁食簡德  
茂年尊莫教眼下蹉跎直向胸前便判鳥未倦而知  
返雲將歸而始閒不失早見之明全收自知之譽功  
留三寶蔭庇諸方此世外野人延頸檀越者也

答李虹霄

讀手疏服筆力雄健辭旨精朗但神迹之論尚墮於  
常習世謂迹粗神密殊不知迹是何物神又何物苟  
神迹果殊聖人曷能會萬物歸於已哉是以移舊染  
擴本光必理行事行如車並輪如鳥雙翅始能運遠  
騰空今公獨抱理行弗重事行何異鳥之折翅車之  
廢輪又執事習氣偏用事行則有益偏用理行則無  
益大都事行難逃於寔迹理行則易資乎空譚貧道  
探討此道頗有年矣少見不真決不敢橫斷惟高明  
思之

與雷雨居士

人有小技謗階自設况吾爾抱出世之道而陵厲塵  
奴則其不悅自引也又何介哉



人若不生病則空談可當脩行人若不有好惡境界則真心學好無可辨驗汝生得這點病便覺受他不得根在何處只爲生病日子少無病日子多故耳勿厭此語當味之

與鄒南臯公

燕山無量寺風月不減西江仲淳近當行蹤飄泊之際足下能不忘燕山之舊一旦爲渠東道則西江風月乃無量之故物也牢山亦自燕山來縲絏隆冬將有萬里之行究其所自因弘法被譴亦可哀已然觀

其眉宇自有一段不可言處使人意消心化今渠道吉水足下當一晤之鐵佛菴有佛名而無佛寔如南臯卽佛不必別鑄雖然也須大經鑪錘一上始不負名此貧道犬馬心也聞仲淳堪輿役忙峰頭澗畔葛籐無量倘失脚絆倒足下不垂手扶持之更待阿誰昔爲山勘仰山曰當此境界鐵佛也須汗出夫此汗出境界從上聖賢苟不以了知爲前茅隨順心體爲急務此汗亦未易出

與李君寔節推

易傳有宋刻無一字訛者惜未得也聞屠田叔有之



田叔亦曾親老漢瓶錫今在福建如得渠的本證抄  
本之訛別蕪沒之垢俾列聖不傳之妙卽文字而傳  
傳之者始知無所得也知無所得則一切衆生可以  
交神之道見之見之者乃痛民饑卽我饑民寒卽我  
寒如未見之不過率情之痛非率性之痛情屬生滅  
性無生滅故以有生滅者痛民終有倦時惟無倦者  
見之不見之在李郎而不在老人也

與湯義仍

浮生幾何而新故代謝年齒兼往那堪躊躇靜觀前



念後念一起一滅如環無端善用其心則麤者漸妙不善用其心則妙者漸麤妙者漸麤麤者漸妙於不妙處了不覺知是身存而心死矣所以古德云乍時不到便同死人夫身存而心死則不當存者我反存之不當死者我反死之老氏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又曰介然有知惟施是畏卽此觀之大患當除而我不能除真心本妙情生卽癡癡則近死近死而不覺心幾頑矣况復昭廓其癡馳而不返則種種不妙不召而至焉至人知其如此惟施是畏顏子墮肢體得非除大患乎黜聰明得非空癡心乎大患除而癡心

空則我固有法身本妙真心亦不待召而至矣曹溪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根塵迥脫妙心昭然故瀉山曰靈光獨露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至此則麤者復妙矣遠者習近矣人爲萬物之靈於此不急而他急此所謂不知類者也寸虛受性高明嗜欲淺而天機深真求道利器第向來於此路頭生疎不熟或言及此未見渴仰此點消息乃羽毛鱗甲之媒三塗四生之引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此半偈三假全備三假者因成假相續假相待假是也如上根利器纔入因成覺不隨流謂之不遠復如天機



稍淺流入相續慚媿知返謂之流復於相續中尚不  
驚覺勢必流入於相待矣既流入於相待則以習遠  
爲重反以習近爲輕夫近者性也遠者情也昧性而  
恣情謂之輕道如唐德宗不能自反迷而不悟終致  
大盜以亂天下此遠公所謂成此頽山勢者也又因  
成是何義蓋妄心不能獨立必因附前境而生故智  
鑑曰能由境能此能乃妄心之始我相之根我相乃  
不善之前茅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果如此謂之不遠復無祇悔不亦宜乎  
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其傳法偈曰假借四大以爲

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  
亦滅昔有貴人以上妙素帛求黃魯直書平時得意  
之詩魯直曰庭堅亦凡夫耳詩縱得意亦不妙遂書  
此偈遺之且囑之曰七佛偈乃禪宗之源今天下黑  
白譁然望流迷源庭堅旁觀不禁書之贈公願公由  
讀而誦由誦而持由持而入由入而化則自在覺在  
公日用而不在此偈也山谷楚人寸虛亦楚人茲以  
楚人引楚人則似易倘吳人引楚人則楚人以謂吳  
人似不知楚人也若相續假以因成錯過本來面目  
便將錯就錯不惟不知因成之前心本獨立初非附



麗卽其照無中邊之光初不夢見彼照而應物偶然  
忘照流入因成以不知是因成復流入相續相續流  
入相待相待是何義謂物我對待亢然角立也嗚呼  
相待不覺則三毒五陰亦不明而迷矣故知能由境  
能則能非我有能非我有豈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  
日星理明則情消情消則性復性復則奇男子能事  
畢矣雖死何憾焉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爲是故  
也如生死代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衆人  
迷常而不知返道終不聞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  
聖人之常情乃衆人之常聖人就衆人而言故曰反

常合道耳據實言之衆人之常豈果真常耶野人追  
惟往遊鹵山雲峰寺得寸虛於壁上此初遇也至石  
頭晤於南臯齋中此二遇也辱寸虛冒風雨而枉顧  
棲霞此三遇也及寸虛上疏後客瘴海野人每有徐  
聞時寸虛方  
謫徐聞尉之心然有心而未遂至買舟絕錢塘道  
龍游訪寸虛於遂昌遂昌唐山寺冠世絕境泉潔峰  
頭月印波心紅魚誤認爲餌虛白吐吞吐吞旣久化  
而爲丹衆魚得以龍焉故曰龍乃魚中之仙唐山禪  
月舊宅微寸虛方便接引則達道人此生幾不知有  
唐山矣然此遇四遇也今臨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



雲水相逢兩皆無心清曠自足此五遇也野人久慕  
踈山石門並龍象禪窟冒雨犯風直抵石門黎明入  
寺然寺有名無實故址雖存草萊荆棘狐蛇淵藪四  
顧不堪故不遑拋瓣香熏圓明而行圓明山谷最敬  
之每歎東坡不遑一面然圓明敬東坡不在山谷之  
下今石門狼狽至於此使東坡山谷有靈亦其所不  
堪者也大都真人大士之遺跡乃衆生開佛知見之  
旗鼓也蓋旗能一目鼓能一耳耳目旣一目卽耳可  
也耳卽目可也目可以爲耳則旗非目境耳可以爲  
目則鼓非耳境旗鼓固非耳目之境而耳目之用不

廢此謂六根互用也然以一精明爲君六和合爲臣  
臣奉君命無往不一無往不一謂之獨往獨來獨往  
獨來此卽妙萬物而無累者也此意悼鹵兒名序中  
亦稍泄之嗚呼野人與寸虛必大有宿因故野人不  
能以最上等人望寸虛謂之瞞心瀉山曰但不瞞心  
心自靈聖且寸虛賦性精奇必自宿植若非宿植則  
世緣必濃世緣一濃靈根必昧年來世緣逆多順少  
此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霾欲海暗相接引必欲接  
引寸虛了此大事野人二遇於石頭時曾與寸虛約  
曰十年後定當打破寸虛館也楞嚴曰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卽此觀之有形最大者天地無形最大者虛空天地生於空中如片雲點大清虛空生於大覺中如一漚生大海往以寸虛號足下者蓋衆人以六尺爲身方寸爲心方寸爲心則心之狹小可知矣然衆人不能虛重以日夜而實之爲貴寸虛稍能虛之且畏實而常不自安近野人望寸虛以四大觀身則六尺可遺以前塵緣影觀心則寸虛可遺六尺與寸虛旣皆遺之則太虛卽寸虛之身與心也至此以明爲相以勇爲將破其釜而焚其舟示將相於必死拚命與五陰魔血戰一場忽然報捷此野人深有望

於寸虛者也願寸虛不以野人道淺學少略其玄黃而取其神駿神駿者卽野人望寸虛之癡心也又野人今將升寸虛爲廣虛升廣虛爲覺虛願廣虛不當自降吳臨川野人往字以始光蓋取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東爲動方能以眉光照之則不必釋動以求靜動本靜耳蓋方有十舉東一方則餘九方不待舉而可知矣方有十而知則一知卽能由境能之能方卽境也境有動靜能無動靜能若是動則不知動能若是靜則不知靜惟能非動非靜所以能知動靜耳肇公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野人則



曰知動動壞知靜靜敗動靜壞敗有無都遣則始光大而爲圓光矣此圓光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光有邪正善用則謂之妙光不善用則謂之黏妄發光如吳臨川已知野人動靜廣虛當以此書附達之如是則不惟野人不負五遇之緣亦廣虛不負五遇之緣也

二

屢承公不見則已見則必勸僕須披髮入山始妙僕雖感公教愛然謂公知僕則似未盡也大抵僕輩披髮入山易與世浮沉難公以易者愛僕不以難者愛

僕此公以姑息愛我不以大德愛我昔二祖與世浮沉或有嘲之者祖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此等境界卒難與世法中人道者惟公體之幸甚又年來有等聞提忌僕眼明多知凡所作爲彼謂終瞞僕不得殊不知僕眼亦不甚明智亦不甚深此輩窺僕不破徒橫生疑忌耳如其一窺破之縱使有人教其疑忌僕彼亦自然不生疑忌矣但彼以未窺破浪作此伎倆也且僕一視髮後斷髮如斷頭豈有斷頭之人怕人疑忌耶

答吳臨川始光居士



五金八石世以爲寶始光獨不寶之不以剩語爲笑  
具而復珍之且願淘其粗存其精此心何心哉然不  
知粗者既去果復有精者存乎呵呵

〇二

喜哥受性靈奇終非火宅種草緣盡長逝當觀往因  
永嘉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况凡夫  
與喜哥乎此理也非情也道人願始光力以理折情  
毋以情昧理且喜哥形有聚散有死生不可拘束而  
去來自由隨業感報者安知今日去速之機非異日  
來速之機乎但再願始光於世緣牽絆交加處踢倒

情椿究徹理海而於理海智願感格佛天於佛天慈  
嚴光裏流出一兩個有福慧兒子慰汝喜哥之痛亦  
補喜哥金湯之職又卽喜哥復來未可知也思之道  
人於此月十九始聞喜哥長往之音亦不覺悲楚難  
禁時臺泉卓塵與二三法侶亦嗚咽不勝然喜哥以  
死說法維摩以病說法雖古今老少不同以理推之  
了無二也不知喜哥老子聞喜哥說法否若聞則悲  
鳴不廢而情弗傷理當前死生順逆皆吾導師耳道  
人恐始光父子情重緩以理照或以情延怨天尤人  
所以先附手字於沸湯釜底急爲抽薪也



匡山大佛初生汝心今幸成之當正信堅固勿流異  
趣且白面郎君驀地爲民父母日用之知人畜所係  
率性則仁明勇觸處現成率情則牛頭馬面百千畜  
習亦觸事現成噫清淨光中無故起念危乎岌哉果  
非虛語吳郎吳郎咄

與李君實

達道人自楞嚴東靜室始識賢父子信知賢父子與  
道人有菩提緣者於是卽囑君實譏護法疏焚於韋  
馱之前而君實直下無疑又承賢父子追道人於王

江涇值驟雨淋漓而賢父子曾無懈心此非有卓倫  
之見者斷不能也茲幸奉命出典潯陽潯陽乃古禪  
窟比來緇曹無論主者客者多飽食橫眠遊談無根  
之徒似不少也嗟乎因時布政之弊生則仁信之治  
救焉仁信之治弊生則智勇之治救焉智勇之治弊  
生則莫得而救者若干年矣至漢明兆夢摩竺西來  
則以一出世之法救莫救之弊此理勢然也蓋世法  
變極不以出世法救之則變終莫止出世法變極脫  
不以世法救之則其變亦終不止故迦文老子將涅  
槃時付囑國王大臣金湯正法卽此意也然孔釋之



徒世不多憂深慮遠之人所以二氏不得相資而救  
弊則必相毀而弊愈生焉道人初自吳門來南康止  
開先而未入潯陽者此意非淺淺以爲君實素頗卓  
倫焚疏之舉斷非常人所能爲竊謂臺老之後有趙  
公定宇繼二公者必君實矣君實自今而後於相傳  
溢言之際或於書柬之間大須要審察諦觀此書柬  
言雖粗率然察其心爲我真而無他腸者此書柬言  
雖甘然察其心未必真爲我而口爲者於此兩者若  
瞞不過此便是佛心也又人情雖變態百出能以理折  
情精而衡之則真僞似不可逃焉又真心爲人必先

以德業僞心爲人必先以姑息德業順性姑息順情  
順性則照用齊到所以染習消而不自知順情則照  
用俱昧所以染習不培而日深矣噫嘻三界之內非  
情重衆生決不生之故色界無色界雖勝於鬼獄四  
空四禪雖勝於無色四王忉利雖勝於四禪據實觀  
之而勝者必情重於劣者以勝者恒處順境故劣者  
恒處逆境故逆境則苦極苦極則思本思本則近覺  
近覺則苦樂之根了而不昧於了而不昧之時忽推  
苦樂之前苦樂之根畢竟根於何處推久誠積誠積  
心開則知向來極苦極樂斷非此外有耳自是便解



將苦樂之前者於境緣逆順之衝橫拈豎弄弄得熟了則入地獄也是好事生天堂亦不作希奇想也然後痛念我同體之流苦海日深火宅烟濃燒然三界流蕩七趣強發四弘誓願願克方休四弘誓願不難發惟強之一字最難荷擔耳若能直下荷擔得這箇強字牢靠則世出世間法縱不憂深遠慮亦無往而不克矣道人於這強字着實勉力荷擔每滑肩不少矣此蓋衆生習熟佛祖習生衆生習熟則我根難拔我根難拔則此肩便不是金剛肩矣所以被利害得失轉却了苟能衆生習生佛祖習熟不但肩是金剛

肩卽戲罵譏訶皆金剛雷也此雷出地何蟄夢之不破何擔之不可肩耶此等言句說易行難故馮山訶仰山曰寂子汝莫口解脫又佛法不以禪定爲要惟以智進爲本故曰智進全名餘度皆字見徹不疑是智用不疑者而能治惡習是進又近日世態於至親骨肉中倘觸了他毫不顧惜直欲陷死我便快此言不信佛法者卽信佛法人偶有無心之失觸了他情所護處他且把佛法拋在一邊百種生計害人我有日在我佛所謂末法鬪爭堅固是也夫鬪爭已是不好了更加堅固之力持鬪爭之心則此鬪爭不入阿



鼻不已此亦理勢然也道人願君實將智進兩者強於此等境界大昭廓王江涇遭雨時心韋馱前焚疏時心更以護法爲已任則報君報親靡不盡矣君實勉之餘不盡

與黃慎軒

近得王宇泰書知慎軒已出長安想還家有日茲有臺泉上人保持華梵諸祖道影安置峨眉普賢光中永遠供養道影乃新安丁南羽雲鵬手寫而精神慈注風致靜深實希有勝事也欲作一記此必出公手方愜道人意徐彥文遂作九原之客令人心痛碧雲

無恙燕山如昔死者不知何往生者不知何事每念至此悲喜交集不知慎軒會道人意否中甫尊公忠厚邁俗斷息時初無昏亂其平生雖不能作清淨行想得忠厚之力有此效驗夫忠厚則不欺不欺則自無偷心偷心少則日用瞞心處不必提撕自少矣故曰但不瞞心心自靈聖忠厚之力尚如此况開佛知見以知見治習者乎慎軒前書來以爲佛知解作障於日用中不得力果如此則臨濟曰但得知見正當便可橫行天下若臨濟是則慎軒非矣若慎軒是則臨濟却成不是又有一喻慎軒當熟思之有一武人



與賊戰不勝退而私忿曰我武藝太多所以不能勝賊如我無武藝則不受武藝障礙可勝賊矣道人知公讀至此必捧腹絕倒也宋大慧禪師每謂士大夫曰聰明固是好事亦是不好事聰明非佛知見則入難中一大難也良以聰明屬非量非量者於理不相應之謂也佛知見上則屬現量次則屬比量現量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比量者雖出思惟比度而知於佛祖聖斷量中相契不妄以之治習終入現量古人謂之流注真如此非宗教精深者不能辨之道人往往見士大夫語及流注真如便掉頭不顧殊

不知流注真如卽臨濟洞山俱不敢忽故曰以有言露箇無言的又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近見董思白撥及此事渠於不知不覺中佛法習氣漸覺生疎橫口褒貶古德機緣判寂音決非悟道之僧道人從容謂渠曰汝信大慧杲禪師悟道否渠曰是一定大悟徹的又問曰寂音乃大慧平生所最仰者脫寂音果見地不真大慧難道作人情仰畏他耶思白俛首無語又有一種人見地萬不如蘓長公握一根毛錐子東刺西搨謂東坡這裏又說道理便搨一搨這裡却不涉理路便圈幾圈



殊不知東坡於普賢毛孔中鼻笑如雷曰我不恁麼  
汝却恁麼我恁麼汝却不恁麼長公是慎軒鄉老慎  
軒肯爲此老一雪否卽流注真如也不甚惡所刻大  
智度論必大放般若光在道人念公忠厚無大偷心  
所以因囑護持諸祖道影怛怛至此倘公不以道人  
癡野見笑爲法自重幸甚

與于中甫

謝孝還家當發心作喫臭醋郎游方僧習痛須漸消  
去老漢教汝兩者汝若不能勉強力行汝便當除却  
于字始憑汝可也汝頂着于字又不能喫臭醋不能

消游方僧習支持得于家門裡事要家門妥帖無有  
是處且古人處順境時長便謂佛菩薩不來護念我  
矣卽此觀之良以不可意事重疊加來使當事者苦  
楚之極不得不憂深慮遠耳憂深慮遠所應之事必  
有義者多恣情忽略感激中出來所應之事必無義  
者多凡有義事自然不覺不知屬醒悟門收凡無義  
事則屬散亂門收南嶽思大師於一佛性中開違順  
二門順門卽醒悟門也違門卽散亂門也又違順二  
門非南嶽新設實本馬鳴起信論中真如生滅二門  
來今天下學禪習講求生淨土兼所謂講道學者此



四種人難道無有一人真心學好者但俱不肯憂深慮遠所以禪非達磨之禪講非如來之義求生淨土以爲愛根不拔泛然亦可生者講道學初不究仲尼之本懷蹈襲程朱爛餽氣話以爲旗鼓欲一天下人之耳目見學老學佛者如仇讐相似殊不知孔老與佛果三人耶果一人耶此等斷案孔老俱通而未精深佛典者且謾度量於三家頭腦俱不曾一摸便談儒談老談佛這一隊瞎驢隨處鼓揚醋臭倘然狹路相逢若生不耐煩心應酬他便是不能喫酸臭醋樣子卽游方僧習氣終不會消老漢受性纔聞酸臭之名魂驚萬里卽游方僧習氣老漢初出家時較汝更甚年來痛念佛恩難報痛恨自己受性剛烈徐以佛祖知見治之不免酸臭醋也緩緩喫將去剛烈習也痛克將去汝若如此兩者不能痛行則汝結果可知也老漢吐此語時方口痛又在行從之中而忍痛不得不喋喋者不知汝讀老漢此語時動甚念頭這裡倘忽略了則狗馬不若矣麟郎麟郎痛念吾囑

### 與王宇泰

所天皆在高年而令兄與令弟並受性踈曠不能奉湯藥光公苟不任此孰能任之此事理然也老漢但



念光公晚得一子則事有繼倘事親而無繼不惟家  
門之光無有傳者卽心燈之光後談難續矣此苦不  
獨人間有之天上亦有之故曰人間有絕嗣之痛天  
上有無子之悲或光公若能準之因果直下不疑反  
以無累爲作觀之資則無子之苦乃光公大師也苦  
何有哉但恐識得破忍不過終被習繩所牽觸世態  
炎涼處又不知不覺忽生無量感慨矣正當感慨時  
拭回鼻孔向父母未生前尋些水草喫則感慨之情  
又光公無生之紹介也此五轉汝能次第置於日用  
中橫來豎去恒作是念曰此我本師不遠數千里之  
外重疊風波遣人持來者於我求名耶求利耶要我  
好耶不要我好耶真心爲我耶假心爲我耶此六耶  
字汝能不忽仔細咀嚼之或於汝憎愛關頭作個道  
場亦是本色不爲分外光公勉之

答于潤甫

十林詣燕得手書徐讀次掩卷思之乃覺渡江五易  
寒暑矣汝自覺悠悠送日於正法中不殊聾盲人無  
可舉似此果出誠痛惕然不歇憤然勇進則惡無大  
小罪無重輕皆導師與不請友也若志稍懈力稍緩  
則暫時洗然有清涼處未必非三障嚆矢耳三炬真



能頓豁情塵心味老朽剝語將往日無可舉似者審  
誰使之於無可舉似中一旦無明障心於不知不覺  
時恬然造惡惡既造成終難省報無明障心卽煩惱  
障恬然造惡卽業障終難省報卽報障此三障造就  
如源與流流與波名雖有三而濕則一矣老人問三  
炬一是恁麼若識得渠卽徐察渠之前所造三障是  
苦耶樂耶於苦樂根源果徹底不疑則三障便是三  
炬本來面目老朽不惜切怛追究汝一之前者倘不  
知重輕直下翻身不得怎生是好要於三寶中擦身  
捨命護法如過楞嚴頂禮聖像見朽草破席覆之不

覺徧體芒刺汗發淫顙者此片念力能消十惡五逆  
之罪雖千萬金之施不若此念力功德不可情智測  
度也但此念力能始而終之則本郎與開郎雖死生  
有先後而其心事亦了矣刻藏事體終有荷之者勿  
慮卽康直指疏乃三伏天松風潭月能不清涼老朽  
肝肺乎爲仲淳致聲無縈懷老朽年在耳順未能聲  
入心通愈自扼腕奚煩遠念惟念汝兄弟中我相勝  
負如攫金人只見其金不見其主大須恕之寫至此  
老朽固乃解空之凍膿亦於不知不覺中思汝等父  
母在時光景淚欲迸流強止不能蓋父母汝等之本



也俱肯念本則分別之情忘情忘則無我之天不煩  
舉目而昭然在上也卽汝三兄雖向稱于氏之賢者  
渠失照較汝更多老朽旣爲汝提明白此後牢持恕  
字若逆境順境憤力挨熟得則向後受用不淺炬郎  
炬郎母以老朽之言爲迂濶痛力勗之

二

大丈夫處於大塊間本分事元無多端不過經世出  
世而已若於經世無心縱得富貴亦何用之若用之  
於飲食男女乃造罪也非用之也若於出世留心苟  
不能檢攝身心究竟性命之學則大道終不聞矣噫  
人爲萬物靈果於經世出世兩無所就又甘與愚痴  
人競無明更錯矣思之思之有省則宜收拾世故自  
別有受用地幸莫忽

與陸太宰

去歲聞門下一切屏置唯勤念佛此暮年本色然得  
勝淨之緣資之則念頭易得綿密而勝淨之緣莫過  
乎佛緣法緣僧緣也佛像在前經卷列之更得僧徒  
一二人朝夕親炙自然勝淨之緣殊勝矣但僧徒之  
中求人卒未易得卽貧道亦東西南北之人曷能恒  
爲淨助故請丹青丁生寫此跋陀羅尊者道影意在



代貧道助門下念佛也願門下以眼根聽其說法當下萬緣坐斷念頭現前此貧道所深望門下者也年光飄忽刹那不住况頭白老翁乎永嘉曰日夜精勤恐緣差故况不精勤乎噫緣之差別惑亂正念雖有見透者每遭其埋沒况見未透者乎願門下莫爲鄙人語不近情而忽之幸甚

復董玄宰

緣起無生之旨祖佛骨髓而像季黑白千萬人中求一二信者不可得今足下於此獨能信入非夙具靈種緣因熏發那來現行暫露何快如之來書謂初頗

暢快茲又不活潑若將失去病在何處此既現行暫露熏力稍微自然隱沒不必生疑惟宗門語句不可草草若以足下信入者擬通其關楨所謂魯君以已養養鳥也昔堯率悅問張無盡宗門葛藤有少疑否無盡曰惟德山托鉢因緣未了堯率厲聲曰此既有疑其餘安得無疑逕入方丈不顧無盡由是發憤叅究然後大徹今足下十有三三不透則去無盡尚遠極當發憤此生決了不得自留疑情遺悞來世來示又謂念念起處索頭在手敢問足下爲念起處本卽無生爲了念本空乃契無生若念起本卽無生則知



無生者念耶非念耶若了念乃契無生則了者謂有  
念了耶謂無念了耶有念則早乖無生無念則無生  
誰契於此透脫無疑庶幾草菴借宿猶非寶所第來  
示所謂如何踐履如何保持待力之充及涉境試驗  
云云自知時節矣豈待貧道饒舌貧道不惜口業如  
此總是鉢子孟添柄惟足下或宗乘中或教乘中大着  
精神作個伎倆務必撲破其窠窟擣其棲泊再共商  
量未晚

與丁勺原

凡榮辱得喪皆念後事也向煩潯陽邢來慈持八行  
請足下良欲足下緣得喪而求念緣念而求念之未  
始念之未始既得然後可以駕未始之航來往於榮  
辱得喪死生之津博運羣有安置彼岸不意足下報  
章未久則 聖天子之椎輪又至矣此實天以厚足  
下非薄足下也惟足下力承之且雲外散人於世寔  
泊然一無所求而拳拳爲足下如此者寧無微意願  
足下以瘴鄉爲苑囿刁斗爲遊觀加攝自重散人脫  
有曹溪之遊再詢起止不悉

答陳五岳

辱問無垢之義鄙人魯鈍寧足以酬然無垢之說多



矣不審居士所問者何種也夫夷齊以不食周粟爲無垢魯仲連以解人危周人急而不愛爵祿爲無垢顏氏子以簞瓢陋巷超然自樂爲無垢此皆世中之無垢也至於聲聞以有身爲患觀空爲無垢緣覺則以達患初無爲無垢菩薩則見患卽心萬境皆真爲無垢一切如來則以不可得爲無垢惟我初祖達磨而下諸禪老以乾屎橛爲無垢此又世外之無垢也如以世中無垢爲得意則足下自能發揮無煩貧道若以出世無垢爲悅心則是菴以聲聞居之菴卽垂空以緣覺居之菴初非有以菩薩居之菴卽自心以如來居之菴不可得或曰如來之不可得得非與聲聞緣覺之空同乎對曰如來之不可得雖一切大菩薩莫能窺其涯際卽如來自亦不可知豈聲聞緣覺所能測哉以如來所到境界一切聖凡莫有容心之地故以不可得名之耳乃遂以小乘之空濫茲雖三尺驅烏聞之莫不捧腹者也此無垢大意敢麤陳之至菴之巔末在高明自定倘披晤有期再容請教

與雷雨居士

病體稍愈卽當默誦八識頌此頌乃相宗綱骨相宗乃性宗五藏如五藏相克不明則一身便調養不來



至轉識成智之旨若相宗恍惚斷不能精了此既不  
精了卽高論玄微剗真剔秘若觸境闔機照用便提  
不出來矣且吾此到巢陵非是小緣但衆生泛常之  
見觀之竟不生大奇特想世故非堅人情翻覆橫計  
無常染習難滌宜須痛逆心魂志凌金石少有出頭  
分瞥爾因循知苦未有盡日時在

與于中甫

大都學道人能未窮知變則變不能驚窮不能困噫  
此三昧非見幾而作者孰能用之

與趙乾所

禍福莫烈乎死生故至貧賤之人聞得生則喜若登  
天聞得死則悲若入淵然皆情也如能率性觀死生  
榮辱之境不惟死生榮辱之境不得奪我之志且彼  
境密爲我不請友也故大丈夫平居無大苦迫楚之  
時理不可不窮性不可不盡耳如此一着子忽略放  
過於平居時猛涉不可意事交錯在前則我之志管  
取全被境奪矣卽李卓吾雖不能從容脫去而以速  
死爲快竟舉刀自刎權應怒者之忿亦奇矣今直心  
之事終不至喪身失命極處不過放歸田里而已又  
造物以逆境成就我未可知也由是而觀則竭計酷



謀排陷我之輩恐造物使之然此等意思若以衆人之心領會便錯過矣直以佛祖聖賢之心虛懷平氣勉強領會一有肯首處則無我而靈者頭面露焉如此際不信聖賢而信衆人則我終莫聞道也人忝物靈道不聞可乎願熟思之

適得手示讀之亦不覺傷心然立意擺布人者第恐氣力不猛計謀不深一味欲直心生無隙地死有餘波此自古至今衆人之常態如是故君子涉此境界倘感激心生弗堪受之痛當自訟者以君子見過之生於自心故訟極得力時方見過不生於人心再乞

痛思之

二

古今禍福皆初無常直以天理與人情折斷臧否無不驗者若以天理折斷人情則公道明設以人情折斷天理則私忿重方私忿重時則中外防閑布置彼之用心未必不周密於私忿周密之中而忿者且衆決死生之機何如此非人力可以陰挽也然直心必無傷命之理自然老蒼亦不忍事後或徵耳

三

凡禍福人我之根根於已發若以未發照察之則禍



福人我之根本無有地也已發情也未發性也故以情觀禍福人我之事則有我而昧者愈重矣重則厚厚則深深則畜畜則決難輕泄故報復人我百千萬劫卒不能了此必然之事而愚人不曉此理於人我禍福之根不但不能拔反着力栽種之恨未能深殊可痛也故佛祖聖賢要人聞道見性別無他意不過要拔斷衆人之情根而已情根一拔則向之禍福人我之事皆漸漸化爲妙用矣以妙用慧眼觀衆人禍福人我爭競殊不足怪也直心於今日人我場中若不能開心洞肺受野朽之教則汝墜墮但可流涕也

思之思之又功名富貴根於身此身極壽長不過百年而百年中享富貴快樂又被愁多喜少占大半去了故百年中享富貴快樂亦不多時何苦爲不多時禍福人我之情便甘把本性昧却至人以本性觀是非榮辱不異太虛中微雲散聚耳奚毀介懷哉汝於今日多故之際野朽不惜口業種種開解直心情抱如於野朽口業中錯過這些慈悲熱腸則直心受苦時劫正方長在咄大丈夫情性關頭若認得真了則今日與直心爭競害直心者皆我善知識也苟有此見何妨惡衣惡食了我生死大事去豈弗樂乎汝名



法復正爲今日耳

四

天力地力佛力法力僧力皆外力也惟自心之力乃  
內力外力是助內力是正如正力不猛助力雖多終  
不能化凶爲吉故曰先天而天不違又曰自心之力  
可以顛倒天地設信此不過別尋外助斷無是處野  
朽凡遇禍害更無他術但直信自心之外安有禍害  
一涉禍害皆自心所造還須自心受毒此理甚平法  
復思之思之

五

別來甚久思念甚深不知近來一切境界或有意或  
無心種種交衝能以觀音大士大悲大智鑄逆順爲  
自受用三昧否此三昧初貴知得透次貴行得堅再  
次必期證而後已又再次證而能忘忘而用始全矣  
大丈夫何暇論儒論釋論老是皆古人已用過了不  
殊已陳芻狗耳豈有閒精神理會他雖然若自家本  
有無生之心倘未知得透則儒釋老白文要緊經書  
又不可不痛留神會之貧道每於好山水行坐時未  
始不觸勝思廣虛也又思初與南臯勺原寸虛聚首  
石頭光景邈不可得比趙乾所亦嘗披晤但渠氣勝



於理則不免逆順境風搖蕩亦可憫然忠直不減古人也

六

持忠而遭黜命也惟知命故恬黜而無悶如黜而懷悶則向之所謂忠者果忠乎若人之不忠我必知之此智也非明也惟我之不忠於自心了了不昧此明也非智也今直心之忠與不忠惟天知之亦惟直心自知之耳且人將欲置直心於死地幸得爲白衣郎此莫大之福也又何悶之有大丈夫屢遭黜辱不必爲介願直心以大丈夫自任終必相見有期去年有

書寄海若書中已言直心終必遭黜倘晤海若取書徵之由是而觀爲白衣郎不在今日也直心直心休再沉吟萬緣歇却樂最甚深以此送行大地黃金

七

自正月二十日得手書搖心頓歇未得手書前以傳溢紛然雖有定見亦不覺稍受搖眩此人情之常也但直心向後於筆札不必與人極力辯清濁是非辯則失其大大失則局量便小了且清濁是非自直心離長安後未嘗不漸皎然明白也比來亦有人爲直心扼腕者惟直心直置身心於無何有之鄉饑來喫



飯困來眠便了倘豪逸習病發作一味看得自大了則我相不異乎無何有鄉矣且道這個時節豪逸習病置之何地幸無忽此此是奇男子家常茶飯外此別求皆卽外道直心果能見此透徹觸境用得則向之與直心爲怨府者皆直心入道之資也何怨府之有哉湯若士近有音耗否渠比來亦有思之者老子曰寵辱若驚以老子之意觀寵辱驚則等也然此等字非墮體黜聰者斷未易知也直心如知之再出頭來於世出世法中方許橫衝豎撞做得去也西風正高空林落葉更深夜靜故人之思何如哉

莫憎人海風波惡心外何曾有浪頭豪習登時消不去禪書飯飽細鑽求

八

大都人情時事於可意不可意之間必有業使之然業卽命也倘信情而不信命則感激百出矣故至人知人情時事變幻奪人之志所以必先於窮理窮則見定見定則人情時事之變幻不能奪其志矣志既有定所謂生死榮辱交錯於前雖未能無心應之而持吾志順理制情力用不怯則情自消而理日開理日開性必徹徹盡也故曰窮理盡性此一路話頭



向曾數提直心直心以爲別有口訣不傳將此澹話  
塞人公置之而弗究及觸不可意事卽不堪人作賤  
便欲拚命與人決個雌雄豈大君子之所爲哉故曰  
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直心若不能諦  
信無我而靈之理力制有我而昧者則昧終不且矣  
思之至此際野朽猶提此澹話恐澹中有不澹者存  
焉

與周金吾

居士三請謁矣可謂勤至然覲吾相不若得吾心且  
道如何是吾心馬嘶楊柳春風暖人對曇花慧月涼  
能薦此再晤不暮

寄繆仲淳

男子出世一番畢竟何事要緊卽拜懺一節若任情  
識支吾不若不拜旣拜拚窮性命剜心剖膽哀號像  
前惡習偏處直下挽回旣回片刻不可間斷纔間斷  
卽如水銀詐死復活要在順逆火中橫煨豎煨死到  
真處方可

與沈及庵

佛祖有言一切衆生因想念而度生死亦因想念而  
受生死今人未登極果卽謂想念當屏絕是乃不明



想念卽賊卽子之故譬利劍握之刦人卽賊用握之  
救人卽道用卽此想念用之籌筭佛法想來想去念  
去念來莫知其然衆生想念化成佛知見矣到此地  
位方可說自在現成話或未到此當堅固想念不可  
少懈教法

答某司寇

辱手示知愛女新亡榮遷多擾適當炎暑情緒難堪  
雲外鄙人無能一代勞痛徒爲長歎而已雖然貧道  
又竊爲門下賀夫萬苦所集皆從愛生愛者旣亡則  
苦本已拔且死者不愛生者而長逝矣而生者猶愛

而哭之哭之能使其復生則宜哭哭之未必能復生  
者哭之奚益昔有士人子死痛傷不止因自疑傷痛  
妨道乃問妙喜曰子死而痛傷太過不妨道乎妙喜  
曰子死不痛豺狼也以妙喜言較貧道今日之語吾  
語似近不情若寔究竟或有理焉惟門下體之北轉  
行止想自有定衡然貧道又有說焉官當司寇者握  
死生之柄能忍哀一行拚一條老性命救得幾人不  
當死者亦不可思議功德也且能治獄以情則神人  
悅服神人悅服則陰陽和順陰陽和順則年穀豐年  
穀豐則民樂生之心重民樂生之心重則刑教易施



苟刑教可行則於治道有補大矣奚必濡滯哉某久託道中敢以此奉勸或當與不當亦其曝背心也

### 答某居士

得手書讀之兩過而居士所疑所見無不了了所謂我若無心餘者俱了嘻此心豈易無哉縱能當下卽無亦非此中正事又云了得煩惱卽菩提決乃疑此復爲居士生大恐怖昔法眼益公事長慶久甚次見地藏老深始徹頭耳長慶高弟昭公昉公皆不平法眼率衆徵之曰公燒誰家香益公曰地藏汝何辜負先師眼曰吾不會長慶萬象之中獨露身句昭曰汝

問我我爲汝決破眼問曰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昉曰不撥益公申兩指曰兩個我問居士旣是不撥恁麼却成兩個若曰生心於不撥上墮情了故成兩個如此見識要摸法眼鼻孔所謂冠章甫而化越矣安得恰好昉公不撥一場懣懣則居士煩惱卽菩提與不撥便揀矣不知居士又作何出身之計跳過懣懣場去若人果真知生死極大此事必須了當且把尋常大家到得的解會一坐坐斷吞一個無味丸子不啻味不味悟不悟日嚼不破加之月嚼月嚼不破加之年嚼年嚼不破便拚此生不了他生難道不



破則此中可來入得保社若無個等志氣個等耐煩  
切不要提起雖然是裏既不能措脚亦當於精要內  
典中着精神搜索一上則解路自精粗浮習氣自然  
蕩也粗習既蕩則靈根藉般若津之澆溉自然茂秀  
始可於作家手裡討個實果子終須不難筆舌卒難  
盡意倘披晤有期重新拈起亦不爲纏擾蓋做了此  
等蟲豸我也須耐煩也若不耐煩不惟堂前草深一  
丈管取達觀窮性命了在汝等業鬼手中

與馮開之

云何忽生之前初無生佛寧有人我奈何忽生之後

凡夫根識庸常纔染人天小樂便移多生本願本願  
既移豈惟小樂難長享用只恐牛頭阿旁操鑊湯爐  
炭之具俟渠久矣夫本願者既稱佛子苟不以開佛  
知見爲已任則莫若深雲重壑悠悠自得也何煩投  
足風塵惹黃頭蠻子恣白眼也耶此言吾曹出處之  
分蓋如此若在家菩薩則不然有親則以親爲事有  
君則以君爲重倘其本願不忘卽假君親爲金湯蒿  
矢委曲多方護持真乘置得失於情波之外化利害  
於願海之中心如虛空骨等金剛千磨萬折堅強不  
摧如是則增一倍護法之心消無量罪長無量福何



以故本願不傾善根冥長故也故以六凡較之惡多善少於善少之世不幸不逢正像又值末法稍有靈根者徐而察之管取身毛皆豎在降是更有何言客歲初晤先生於吉祥再晤靜海別後道人抱病潯陽百餘日再閱歲之曹溪禮六祖復買舟東還忽勞盛事生義當北上爲白其寃上諸公書已仍復南返適又值先生至此似乎彼此本願因緣力故於無期會中宛如期會道人不以開佛知見爲家務便是忘本願自斷善根榜樣先生不以金湯大法爲椎輪便是牛頭阿旁作戲具的樣子吾言不妄先生當痛念本

願毋忽

二

前狀因文字冗鄙叙事揚塵不惟不能發先德之幽光反足掩亂本色如得其菩薩心者於冗處清之鄙處文之叙事揚塵處直吹之以天風洒之以靈雨發幽光於掩亂之中全本色於散漫之後使我龍首尊者重現色身三昧於千古再覆廣長舌相於十虛則大明無乏之高僧之燄而覺苑有傳心燈之光矣貧道往復思惟雖能言者代不缺人至於剔冗化鄙善鼓天風海濤清洒朽骨全本色剖幽光非先生之筆將



文則失實實則無文而理事軌逸矣惟先生念我戒  
壇佛祖慧命所係卽爲我抖擻根塵堅智願力大舞  
筆頭三昧成就乎翁普現色身利單無方幸甚

與阮三城

老漢向來不解生病忽爾病生遇一切熱時若火輪  
洞劫寒時無異寒水地獄寒熱交作時其苦復烈於  
單寒單熱時使老漢一片情識卒支持不下始返病  
不無端而生生必有自大都推病由業推業由心推  
心由不心者旣推至於斯則能推之者觸不心而歇  
所寒寒熱熱者隨歇而歇惟初不寒熱者固自若也  
此等言句向不曾愛病者漏之何異木札鐵丁辱汝



遠訊從實復此

與王宇泰

中甫人來得手書甚慰懸想但書中云叅禪不易若  
只將心等悟縱任貪嗔廢漸修之功豈不兩成耽悞  
只得隨緣制伏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是教將心等  
悟縱任習氣貧道曩與宇泰舉揚時未始有此不知  
宇泰何處得此知見若真心要出生死與人商量不  
得須要自家討個分曉貧道雖宗門種草若論見地  
未始不以教乘爲據證釋迦因中未值然燈苦修多  
劫終非佛因值然燈後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此

理顯白易了見地一端諸佛稱之爲大事因緣今人  
隨情起見或專求生淨土或持咒課經謂之借緣熏  
煉消融習氣殊不知見地不透徹淨土豈能親切持  
咒課經何異澆水增冰總皆結業毫無所益古德云  
悟明後方修行然悟明之說種種不同有解悟有修  
悟有證悟解悟者從經教熏聞力久心漸開通又謂  
之依通識解修悟者宿有聞熏曾少開解但未得實  
受用今生出頭來或假修習忽然疑情頓斷受用現  
前證悟者根器猛利不移刹那習隨悟消立地成佛  
今宇泰卽未能修悟證悟亦當閱熟一部教乘以求



解悟其間習氣以熏力故不求損減而自損減然此亦必以證悟爲心柰功不勇猛流至於此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可也使但只隨緣制伏而絕無求悟之心則習氣終不可除而佛道終不可成矣何以故種種麻端的不生禾故取法乎下非其因故

○答樂子晉

辱手書讀之何志大而憂深哉使吾神愴不已法道凋衰吾曹妄庸誠如所言顧惟魯鈍道不勝習才識亦復不甚遠濫混緇林無補其教人患不自知能自知則餘想自歇矣魯鈍雖不敏年來亦頗自知短有

餘而長不足世好諛而我好直誰能容我不容我而我不自知持方投圓寧不倒置哉且粗豪如舊憨放不移知我者以爲渠胷中無他不足較不知我者以爲狂傲無稽恨不卽沾之死亡爲快以故魯鈍只宜佯狂詐風不拘山林城市飽食橫眠苟延此生耳但有負高誼慚愧何如尊慈齒長而子晉爲客有年甘旨不能遂而相知中亦不能及時周旋多口抱餓於故山之墟而一身羈縲數千里之外凡相知者豈有聞之而不急見之而不痛哉由是觀之則向所稱相知於子晉者果相知乎故曰相知不易易不相知



耳雖然有深知子晉者而力又不給而力給者未必  
相知信乎子晉命之窮也密藏間於禪誦之隙爲老  
漢舉似之青山白雲亦爲之變色况有情者乎又子  
晉慨世法出世法交喪不堪憤欲剃染然剃染一事  
如見不徹持不固亦非易者痛思之孫武有言曰少  
筭不如多筭况無筭乎想子晉言必不苟發預非多  
筭安能便爾耶昔崔趙公問徑山欽禪師弟子出得  
家否欽正色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予  
初讀此以爲老欽恃高尚而忽榮名及親驗之乃知  
此老以真實心吐真實語果不我欺夫情根積固豈  
崑崙須彌之可並識浪奔騰豈滄海岷江之可齊將  
相雖非人傑不可爲然夾情做事而少有才識者人  
可爲之惟出家一路乘短生而欲拔長劫之情根倚  
螳螂之臂而欲辱竭滄岷之水靜而思之始知可否  
矣顧子晉直以我言爲贅疣大笑而割之我亦無憾  
清涼大雅非他各山可並倘能稍撥塵事一登何快  
如之且有法門一兩事急欲面商之潭柘機緣具堅  
默書中不備

與吳臨川始光居士

性宗不精則不免墮事障褰積相宗不精則不免墮



理障褻積禪宗不了則不免墮葉公畫龍褻積近世  
黑白並乏憂深慮遠之心所以性不性相不相禪不  
禪且性相禪三宗各有綱宗如天台八教賢首五教  
皆毫不可紊者也豈禪宗獨無綱宗乎禪宗若無綱  
宗則岩頭歲但了綱宗本無實法之語得非孟浪耶  
歲公宗門龍象寧肯草草特後人心識粗浮根器薄  
劣了不知古德之典刑作家之大全耳如知之脫不  
面熟余知其心死而不復活者也

二

到家果能打屏人事專力淨業乃第一義第恐淨業  
理未徹必受多生染種現行因折行終難副言也大  
抵有志淨業切勿厭煩厭煩則性相見地終不高明  
率此不高明見地專力淨業而能因折染種現行資  
發淨種功能無有是處往蘇秦欲恃口辯得官及裘  
敝金盡抱餓還家方悟始以厭煩出終以厭煩歸蓋  
厭煩則不能憂深慮遠不能憂深慮遠則讀書必不  
能得立言人之意立言人之意既不得雖詩書滿腹  
口若懸河終糟粕耳糟粕可以得官官果能治世哉  
不過循時具位而已故秦憤餓復還探家所藏之書  
至於懸梁刺股輟睡忘食稍得書意再出方遂其欲



彼功名尚如此况求出世法乎以此言之則見地不  
高明淨業亦未易修也思之又淨業一途近時僧俗  
遁逃藪也三猊當大痛省老朽怛如此非無見耳  
三  
臨汝別來奄忽近歲舟中光景獨影昭然信乎一微  
包裹十世若必然者達與臨川未始睽違也雖然兩  
順一逆之關未能掉臂則性變爲情情復成性所以  
然之說斷不可不痛究之且黑白親近知識賴有此  
段瓜葛耳否則方外之賓絕物則高染物乃卑此亦  
自然之勢也

四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音聞卽文字三昧也此三  
昧又名文字般若又名緣因佛性如刻藏之舉正所  
謂緣因佛性耳蓋衆生所習無常以緣因衆生性熏  
之則衆生知見發現以緣因佛性熏之則佛知見發  
現能熏如風所熏如谷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  
鼓舞佛法法安可行

五

臨行匆遽中而事無不周用情可知此非夙植靈根  
兼有深心視名聞爲唾涕者不能也第勞累始光於



小善細緣亦心所不忍耳意在小善不忽爲大於其細也法華云以衆生有種種欲佛以種種因緣譬喻利導之亦此意耳由是言之但患衆生無種種欲心如有欲心則水外無水之義立矣此義一立又患水少水不多也幸深思之近來黑白或有不知此義者善雖不擇勤而行之乃人天果報及魔外因緣耳小乘則視衆善爲勞累棄之若火灰恐其燒手故也是以善無大小直以唯心觀之則德行未嘗不神矣果如此則勞累亦何獨不神哉

### 別汪居士

林下野人受性狷介齋於希世行止踈慵徒益英俊之笑談茂補聖流之玄化雖托於孤清之館寧忘乎寂寞之濱暫謝白雲終慚丹嶂將回瓶錫敢報軒車乞惟遂其猿猴之情亮其犬馬之暗得還初地永祝遐齡

### 與婁生

別後寒暑屢遷去者不可追矣每一念此則婁生未始不在眼中婁生婁生娑婆缺陷世界耳缺則終難如意陷則終難出離難得如意何往而非苦難得出離何往而非牽墜哉故衆人於缺陷之坑作得意想



作得離觀譬如執捉虛空祇益自勞也惟達者知身非我有心逐境生於是死生不排而空好惡不遣而化所謂缺陷之坑頓成極樂之邦然明而不能勇則身心二執亦不易排遣者古人於冰陵上走劔刃上行亦爲死生之關未易打破愛憎之坑未易出離故有此喻也於此兩者未能解脫則談玄說妙馮山謂之口解脫苟非入水長人難見婁生能痛不負道人慈念管取缺陷坑中如意珠放光有日在道人乞食江陵邂逅貴縣某上人空谷足音也上人東歸附此鞭後

寄顧汝平

大凡百工技藝有志成其術苟自心不死而能詣其精處無有是理何以故蓋心死則一切舊染失其禱杌而本心自全精神不勝用矣然可死之心必因前塵而有旣因前塵而有如能達塵無地則心不死未之有也又達塵無地者關子有似達塵有真達塵凡似達塵之知見謂之藥汞銀見火卽飛去矣曷能終吾事汝自今去必要到真達塵境界則功名性命當必克願汝痛無負達道人慈念

與馬君侯



夫雨有天雨人雨不禱而雨者天雨也禱而雨者人雨也此古人成訓而人之禱天在德不在爵又非奇術可能也誠而已矣大藏之中有請雨經三帙乃大覺聖人慈悲真誠濟旱之良方也明公旣以蒼生爲念誠發於中則精徹天地雨可必致然須擇請戒行高僧設壇淨地依科奉行請雨之法必得雨以爲期隆興寺僧能課頗亦真誠行著鄉黨當敦請主壇加以僧官能錫輔弼奔走建壇之後再得一禪僧夜夜放焰口斛食一筵亦得雨爲限良以亢旱所自必由乎所屈屈而不伸則抱鬱而怨生怨生則悖戾之氣作下有所感上必應之若不仰仗大覺慈光實力神呪并守土諸侯卑躬虔禱則屈不可伸怨不可解雨烏可得哉然有種種難卒備言卽人情而推之可以意悉惟明公大虛已靈臺照野人之衷曲凡壇中一切費用資具項件但憑主壇者所須在處公所當供養大悲雲生如來聖位至於命各州縣禁屠又皆明公指揮之下也且禁屠大都有名無實童蒙孺子尚不可欺以不實況上天之高明哉此又當榜以哀慘告示徧曉州邑至緊至緊



此亦林夫八集  
卷之八  
一





